

美哉历下 歌之咏之

“秋柳园”诗歌征文启事



济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自古就享誉天下。大词人苏轼曾写道“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雪溪女，时作阳关断肠声。”他以玩笑的口吻告诫好友李常，莫要被济南的美景陶醉，以致忘却江南雪溪的美女！明代书法家胡璵宗赞颂济南说：“金汤沃野还千里，春满齐州花满川。”清人王士禛更是对济南的风光反复吟诵：“山郡逢春又作晴，波塘分出几泉清。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齐州南北千峰绕，中有明湖一镜分。今日雪中更奇绝，华山云接鹊山云。”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清人刘凤诰的描绘：“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四季景色迷人：“春色杨烟，夏挹荷浪，秋容芦雪，冬泛冰天。”引得历代的文人墨客歌之咏之，于是便有了“济南自古是诗城”之说。

为了续写诗城新篇章，展现新时代历下的历史美、人文美和景色美，“华不注”副刊和历下区作协于即日起联合开设“秋柳园”专栏，征集、发表以歌咏历下人文景观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可为现代诗亦可是古体诗，要求原创，杜绝抄袭，文责自负（鼓励短诗，最长不超过100行）。

征稿时间：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
征稿邮箱：lixiashige@163.com

【忆海拾珠】

历下区文化馆忆往

□李耀曦

历下区文化馆那座大院子为昔日江南会馆。大院里设有美术组、文学组、演出队，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文革”中的文化馆是块沙漠中的绿洲。那时我参加过它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学习班中藏龙卧虎，令我这个老三届知青眼界大开。

那时，从琵琶桥走到护城河北岸，抬头向马路对面望去，正好可以看见一座高大门楼。高台阶上那两扇黑漆大门通常都是敞开的。时常可见一群穿工装的青年男女，说说笑笑，进进出出。这就是当年的历下区文化馆，早年是江南会馆。江南会馆正门原在宽厚所街里面，1964年改建为文化馆后，为方便出入，遂将后门开辟为前门，时为南马道街13号。

余生也晚，1964年我还在上中学，虽然常从其门前过，却从未跨进大院一步。文化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则是在“文革”之中。那时我有幸参加过它的群众文化创作活动。

“文革”中的文化馆是个十分热闹的去处。莺歌燕舞、吹拉弹唱，当时馆内除有一支业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长年排练演出之外，还定期举办各种文艺培训班，如书法班、绘画班、写作班、摄影班、舞蹈班等。但那时不叫培训班，遵照最高指示，盖以“学习班”称之。如时有“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一打三反学习班”、“抓五一六分子学习班”等等。故而我参加的文艺培训班即名为“油画创作学习班”。就是学习如何进行革命油画创作。如今看来十分荒唐可笑，当年却是郑重其事，煞有介事。

我参加学习班时还是一名“无业游民”街道知青。

推荐我参加学习班的“伯乐”是正觉寺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徐宏。该办事处当时位于南卷门巷1号“李家大院”（原主人为跟随孔德成去了台湾的雪庐居士李炳南），为配合革命大形势宣传，在李家大院大门外西院墙上开辟了一个“大批判专栏”。专栏办得有声有色，驻足围观者众多。此专栏即由我与另外两名街道闲人包办。徐干事

见状甚喜，遂鼎力举荐之。我哪懂什么油画创作？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但转念一想，闲着也是闲着，总比在街道上整日与“五类分子”为伍，挥汗如雨地“深挖洞”（防空洞）要强吧？你敢推荐，我就敢去，何乐而不为？

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个闲人便欣然去文化馆报到了。跨进大门一看，果然别有洞天。穿过大门过廊，左右各有一座小跨院。右侧小院为馆办办公室与馆员单身宿舍。东侧小院为家属宿舍住着薛、刘两家。薛为薛志超，话剧组馆员，后升任馆长。刘为刘延广，原在南门说评书，我曾是其忠实听众。继续直行进入内院。朝前望去，右侧为三间东厢房，左侧有个土台子，迎面是一排北屋。西北角有过道通向后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在后院旧戏台上排练。前院几间北屋之中有间美术组办公室。我们学习班一群人就在美术组这间办公室内听讲上课。

学习班成员全部来自历下区基层，男女学员大约十来个人，不是窝在家里的街道知青，就是区办小厂的青年工人。主讲教师姓薛，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见谁都立即起立，身体前倾，笑容可掬。看画必连说“好好好，画得好，真是好”，谦虚得像个小学生。学习班开课大约两周后，需动手画画了，办公室里坐不开，就搬到院子里去。摆上临摹器物，支起画架子来画。到一定阶段也出去写生。

我因画技太拙劣，常袖手旁观，东瞅瞅西看看。这反倒也好，有利于我观察周围各种人物。我注意到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头，不像是学习班的学员，也支着画架子在那里画画。老头很潇洒，边吸烟边喝茶边画上几笔。后得知此人名祝柏，山东艺专教授，学校不上课，闲得无聊，来这里露两手。我还看到馆里有个脏兮兮、人称“张疯子”的扫地老头，众人作画时，也常走过来看看，嘴里嘟囔囔，有时还指指点点。学员没人搭理他，倒是祝柏对其另眼相看，并频频点头。原来此人名张金寿，也是文化馆馆员，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齐鲁油画界老前辈，

1957年被打成右派。

参加这次学习班的具体年月记不太清了。但推算起来当为1970年夏天。因为当时学习班上有本油画集范本，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内容为林彪副主席视察人民海军。转过年来的秋天林副主席就出大事折戟沉沙了。

林彪出事似是十年文革中的一个转折。这年开始济南留城知青被允许招工进工厂。我也于年底分配到历下区一家小厂当了工人，结束了三年无业游民生涯，又揭开老知青“回炉”当徒工的新一章。回顾离校门与三教九流为伍的这段难忘岁月，参加文化馆的油画创作学习班可谓我的“人间大学”第一课。



【史书拾趣】

“彻东西数里，皆灯也”

□韦钦国

元宵节是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正月十五大似年”之说，燃花灯作为元宵节的载体，同样不可或缺。

济南的元宵节源于何时缺少准确记载，但至少在明朝就已经形成规模，明末著名诗人王象春（1578~1632，济南府新成人，系清初文学大家王士禛的祖辈）于1616年春安家济南府，写了大量关于泉水名胜、风俗时令的诗篇，汇集为《齐音》。其中有一首《元宵》诗，诗里写道：“喜看稚子放河灯，狮子围栏士女凭。阑替高裙京样尽，此宵又着白松绫。”从诗中可以看出，至少在王象春生活的时代，元宵节济南就开始放河灯、燃花灯了，济南众多的泉水与河道确实为放河灯提供了便利。这也是迄今为止较早反

映济南元宵节的记载。

比王象春稍晚的李焕章（1613~1688）于1684年正月旅居济南期间，写过一篇《上元夜游记》，记述的就是当年元宵节济南街头观灯的内容。诗云：“甲子元夜，余在历下。薄暮，偕弟简安、男新命，自芙蓉馆而南至横街，彻东西数里，皆灯也。先东向过抚军、郡守二署，灯参差，若繁星，若列炬，若簇簇，各异光引满，大小随之。鼓吹、烟火当其冲，鱼龙抵戏，婆娑跳舞，络绎不绝……因过七忠祠，出泺源门，众传趵突泉烟火犹盛，至则两大火树杰立云霄，迸发自上下，状种种异。历山、泺源二堂，恍惚有无间，雪浪自王屋来，众不暇顾。”这段话浅显直白易懂，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济南芙蓉街、泉城路、趵突泉一带元宵节的盛

况。

自此以后，每年元宵节放花灯基本就成了惯例，类似的记述就更多了。如乾隆《历城县志》也记载：“元夜，通衢张灯，放花炬，男女群游，谓之走百病；过桥，放河灯。”当然，元宵节除挂花灯外，还有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食汤圆等风俗——清代编修的《济南府志》记载有：“元夕张灯，食汤圆，散灯浮诸流水，谓之放河灯。”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述者无意，后人有心。这些文学大家也许当时只是为放松或觉得好玩才记述下来自己看到的元宵节景象与感受，恐怕没有想到自己的无心之举竟为后人了解其生活年代留下了异常珍贵的史料。



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

投稿邮箱：lixiashige@163.com

济南，我们
心尖上的城市

□桑恒昌

大哉！趵突泉

三位得道高僧
在为天下祈福
请听声声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再听字字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
还有大明咒语
唵嘛叭吽

拜水趵突泉

一
腾空而起
金戈铁骑
一脉长流
是辛稼轩的豪放
柔媚眷顾
是李易安的婉约
泉边留影
把今天锁进历史
还有这三支
水的火炬

二
怀碧水长天
披红尘风烟
用天籁之音
澡雪精神
抱紧岁月
抱紧旷世的雄心

三
把趵突泉倒过来
是三只巨型的夜光杯
斟满天下最美的水
喝它个轰天一醉
然后把自己的魂灵
放生在泉中

四
三朵液体的雪莲
佛都另眼相看
站起来，站起来
就是泉中的泰山

五
冬作水草
夏作柳岸
相伴圣泉
一生，不贪一言

代佛问心

登千佛山巅
望月观天
叹儿女情长
何处觅带泪的诗笺
嘘英雄气短
手中笔曾是出鞘的剑
天作棋盘
执白为先
效堂吉诃德
来一场风车大战
怎奈，知性的骨骼
诗性的血脉
垂暮中，渐次沦陷
低下头
代佛问心
只用自己的肝
照照自己的胆

夜游大明湖

——大明湖，济南掌心的翡翠

左一把星光
右一把灯光
大明湖畔捉月亮
可是燕子矶旁
李白捞过的月亮
可是念奴娇中
苏轼唱过的月亮
嫦娥凌波而来
风是她婆娑的衣裳
花袖间
散发桂花的浓香
老夫聊发癫狂
双手搅起波浪
一片大明湖，成了
五彩斑斓的游乐场